

長篇

解剖室裡 brandnew

醫三 陳弘芮

今天我要講的這個故事，記錄著一個女孩傷心流淚的經過。當然這種事情隨時隨處在發生，各位的閱歷並不會少於我；但當我在聽聞稍後要轉述的這件事時，感到裡頭有一絲細微泛道德的嘲諷，如此的特異處激動了我對這故事的記載。主角叫做林紹瑜，和你我一樣正就讀於某大學醫學系。如果把學生粗分為「上課時盡量往前坐」、「上課時盡量往後坐」、「根本不來上課」三種，那麼紹瑜不但屬於第一種人，而且是愈接近講臺愈好，最好是點頭搖頭都能讓教授瞧見，如此一來課堂上就偶爾能建立起師生短暫而獨立的溝通，以此得到被重視的滿足感。回到家裡就是一直唸書；若向她建議大學生活要多采多姿些吧，她要白你一眼，然後說，書念不完啦！

我知道對於他們這種考棍來說，唸書也不是快樂的，但等到成績一揭曉，看見自己名字後面那美麗的分數，他們的心靈就獲得巨額的幸福（而且通常還表現出無所謂的樣子）。單單得到一次高分即足以支持他們繼續唸書到下一次考試為止。我對於這樣的精神架構相當佩服，真是名副其實的自給自足。

因此在紹瑜想法裡，自己的日子是相當安定的。不需要和同學交際，也沒有被捲入黏稠的愛情裡，上課、吃飯、唸書、睡覺……這樣一天又一天不是很好嗎？況且紹瑜在真正念不下書時，也會上網逛逛，聽音樂，借電影來看；她覺得自己是「又會唸書又會玩」的最佳典

範。紹瑜的大一就這樣過去了。

多麼安逸寧靜的生活啊……若真如此，我也就不必再講下去了。這個無敵的女孩，其實有一個弱點：她怕鬼。她從小就害怕與死人有關的事。小學二年級時被舅舅的鬼故事嚇得哭了一個晚上，從此在家裡她不敢最後一個睡。被弟弟再三慫恿觀看的七夜怪談令她一個星期不敢看電視；接到有靈異消息的轉寄信件，失眠的夜裡她就想著要和轉信者絕交。她本來就不和同學打交道，也沒有參加營隊在晚間夜遊，所以這秘密一直隱瞞得很好，無奈二年級有一門大體解剖課。她開始寢食難安了。

「以後就慢慢習慣啦！」她安慰自己。但如此消極想法並不能解開紹瑜的心結。「屍體！」她想著自己長到這麼大，天不怕地不怕，怎會對於這種事還有如此幼稚的反應。給她的同學知道豈不是丟臉死了？但矛盾的痛苦確實縈繞著她，未知的恐懼深入她的骨髓。暑假裡她一直是眉頭深鎖的，天天睡不好。

第一次接觸是開學前的那個週日，全系被通知要提早返校清洗屍體。

「各組把台子推進儲屍室領遺體，然後領手套和器具去外面替他們清洗身體、除毛，再把他們包起來。」教授在前面說著。解剖室很大，一面的牆壁設有小法堂，平時用金黃幕帘遮蔽。十八架解剖臺排成兩行，腳下是磨石子地板。

九個同學分配到一具大體。屍體很重，同組的三個男生抓住裹屍布的兩端，把屍體從福馬林溶液裡抬出來。看到白

布包起來的人形，加上福馬林酸酸刺刺的嗆鼻味，紹瑜的緊張僅次於小學時在全校面前演講。她不停地想有這麼多種職業，爲什麼自己要來當醫生？

他們把屍體搬上解剖臺。紹瑜隔著橡皮手套觸到了老伯的身體，他的皮膚依然柔軟，和紹瑜所想的完全不一樣。組長陳家佑看到紹瑜臉色不對，問她怎麼了。陳家佑是個身材瘦長的男孩，對人相當和藹，雖然常可以感覺有些虛偽在這種和藹背後。

「沒有啊。」紹瑜的臉沈下來，她覺得家佑窺視到她的隱私。家佑碰了軟釘子，便不再說話。他們把臺子推到外面的水槽邊。行進間紹瑜的衣擺碰到臺子，她暗罵一聲，發誓這件衣服絕不再穿。

因爲長期浸泡在福馬林裡，所以老伯的身體變成了膩滑的米黃色。眼皮淺淺地閉著，依稀能看見眼白。紹瑜一咬牙伸手刮除老伯的頭髮，沒想到太用力，竟刮下一片薄薄的皮，她更慌了。與恐懼的戰爭幾乎全面敗退，她微微抬頭看看有沒有嘲弄的眼光加入敵方，好在同學均是各忙各的。

「不能哭……」紹瑜拚命在心裡念著，忽然看見老伯的手抖動了一下，她「啊」尖叫一聲，附近的同學都轉過頭來看。原來是謝怡婷從下面把老伯的手舉高，想替他擦拭乾淨。紹瑜硬是說了句「忘記提錢」，擠出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早晨總算過去。紹瑜回宿舍後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丟進垃圾桶裡。

這個早晨不過是恐懼交響曲的第一小節罷了。開學一個月後，紹瑜連洗澡都怕，照鏡子覺得好像在看屍體。她不敢去買滷味做宵夜，因爲豬腸和豬肝很難不令她聯想到老伯肚子裡的東西。小時候總想長大以後就不怕黑不怕鬼，紹瑜沒想到活到二十歲情況好像越來越糟，更慘的是現在她的功課就是要面對這些東西，簡直就是站在懸崖邊還得往下跳

。最氣人的是，她知道原本至少有四個女同學也對屍體害怕，現在她們竟然都習慣了。

那天衆人圍在老伯旁，討論腹部多出來的一條血管到底是變異還是課本裡稍微帶過的一條不重要的血管，突然有人拍紹瑜肩頭，她回頭一看，半隻斷臂搭在她肩上，紹瑜腦袋一陣暈眩，「啊」慘叫一聲，所有同學往她這邊看來。

同組的人笑得開懷，連之前怕得要死的怡婷，也不禁莞爾。紹瑜氣壞了，直罵陳家佑幼稚，加上此行爲正好切中她的弱點，以致於她罵得相當激動。

「開個玩笑罷了，幹嘛這麼生氣？」張至其挺身而出，替好友家佑說話。

他討厭紹瑜是公開的秘密。他對於這個自命清高的女孩相當不滿，但他大多數的怨恨是出自於想像與觀察，他們實際衝突僅有一次紹瑜踩到他的運動外套。

不知道這個秘密的好像只有紹瑜。由於長久以來不與同學交際，她的人緣極差，大部分同學均對她冷言相向，因此她對於挑釁言語程度上的判斷力沒有那麼犀利，話裡無形的刺也很難傷到她。

但她確實知道張至其不懷好意，於是心裡武裝起來，準備爲自己的秘密抵抗奮鬥。就在事態正要擴大之際，教授正好走過來，這群偷取上課時間的賊便一哄而散。

像這樣的事情此後不斷發生。由於紹瑜對屍體的害怕，使得她在解剖室裡的脾氣更加古怪。她也時時猜忌旁人是否得知了她的秘密，因此成天疑神疑鬼，沒人想接近她。

唯一比解剖屍體還討厭的事是考試。教授開出進度，以大體的解剖情形評分，佔成績的百分之四十；另有跑台的筆試，在大體的血管或肌肉綁上繩子做題目，應試者一台台走過去觀察作答。於是解剖室裡的學生大致分爲兩種，一半努力操作趕進度，一半在各解剖台旁來

回穿梭，要記住每具遺體大大小小的特徵，應付考試。

「好煩喔。」紹瑜擱下解剖刀，刀撞在台上發出清亮的金屬聲，同組的人斜著眼看她，沒人答腔。這時謝怡婷正從別組背完名詞回來，紹瑜便問她：「有什麼特別的題目嗎？」

「呃……我都記不起來呢。」

「哎唷，透露一點嘛！」她明知道怡婷不喜歡和別人分享唸書的心得，但還是順口問了。

「自己去看啦。」怡婷把口罩戴上，一副「不想再和你講話」的樣子。

「我們的進度算是落後的，」家佑適時地出聲。「還要準備跑台，教授後天要檢查解剖成果，明天早上要考化學，看來明天晚上得來加班趕工。」

「晚上加班！」紹瑜嚇了一跳。白天解剖已讓她深受困擾，夜晚的解剖室豈非更恐怖。「可是我要家教呢。」她趕緊編藉口。

「沒做完就要做完，大家都很忙啊。」張至其說。

「可是……」紹瑜心裡躊躇。真正的理由怎麼能讓大家知道？轉念一想，反正人多壯膽，於是說道：「那大家都要來喔。」

「趁現在分配剩下的工作。」組長家佑把項目列舉出來，紹瑜搶著要較輕鬆的事做，大家自然不依，最後她幾乎是被強迫接下取出大腦的工作。這是最繁雜的事，又是電鋸又是錘子，麻煩得緊。紹瑜的心裡好像有一場七點三的大地震，她努力維持表情不要變形。除了要和老伯面對面接觸外，一定耗時許久，要是同學都做完了先離開，解剖室不就空蕩蕩了？

「爲什麼只有我一個人？至少要多一個人來幫我啊！」

其他同學你看我我看你，心裡均想：「誰要和你一起啊？」

「大家都在嘛，你有需要就會幫你囉

。」家佑說。紹瑜再怎麼遲鈍也知道自己被陰了，但人衆我寡，她的抗辯像是對著大峽谷喊的，沒有回應。

「那我明天不來了。」

「這是什麼話啊，」張至其說。「你別這樣不合群好嗎？」

「你之前都很少動手，現在多做點事是應該的啊。」謝怡婷說。她自然不曉得紹瑜所以很少親手解剖是因爲她怕死人。紹瑜嘟起嘴，轉身收拾東西逕自走出解剖室。

隔早考完化學後，紹瑜本想早點去做完進度，但解剖室沒開，保管鑰匙的同學的手機又打不通，只能打消此念頭。

「我發誓絕對不再吃阿Q桶麵了！」鋸頭蓋骨時飄散的泡麵味，讓紹瑜下了決心，這是七點四十分的事。她對於這樣的速度很滿意，因此放下電鋸，決定先去別組看看，做跑台考試的準備。

現在解剖室裡約有四十人，各穿著白色的實驗衣趕進度或在各解剖臺旁背誦名詞。放學後還會來的同學都是有心要多做點事的，所以不會看見誰在閒聊。「這組的腹部多了一根血管，這組的神經清理得很清楚……」紹瑜對於考試相當認真，戴著橡皮手套的左手翻動遺體，右手除了翻閱課本圖譜外，原子筆並鉅細靡遺地記下看見的器官細節。她沈浸在考試的腦力激盪中，忘卻流逝的時光。

當紹瑜發覺周遭同學突然變少時，已經是九點二十分了。現在只剩下七個人。她這一驚非同小可：教授明天要打分數，頭蓋骨還沒撬開！

她陷入了兩難的情況。於是她後天的本性和先天的本性僵持著，這麼晚了她絕不願最後一個離開解剖室，取出腦袋可是要花時間的；但是不做完又拿不到分數。就在那一瞬間她把她一生中大大小小輕重緩急的事情全部衡量了一遍，做出決定。

她要留下來。

但是她的決心不到兩秒又被福馬林軟化了。剛才的一個小時，對於屍體的恐懼被準備考試的專心遮掩住，現在去除了考試這個防護罩，她的弱點又赤裸地呈現出來，而且愈想愈怕。

現在解剖室僅剩下怡婷和家佑。他們脫去手套口罩，準備離去。

「你還沒做好啊？」家佑說完，看了一眼：「還好啦，撬開骨頭罷了。」

「……」

「我走囉。」怡婷說。

於是實驗室只剩紹瑜。她沒有貪戀兩人離去的背影，全神專注在老伯的頭蓋骨上。可是沒敲兩下，心裡又開始怕了。她恰好在人體連續切片的標本旁。

她好像聽見標本外框碰撞的聲音。

「深呼吸，深呼吸……」可是她愈來愈不能專心。遮掩法堂的金黃幕帘被風吹將開來，靈桌上的燭光閃爍，烽現影滅。老伯的皮膚不復最初的濡濕，在冷氣房裡已被風乾到用手即能搓下土色的小顆粒。紹瑜的五官糾結在一起，用鐵鎚和鑿子沿著頭骨的周圍努力剝，可是怎麼也撬不開。她的無名指和小指碰觸到頭皮，牽動了眼瞼，於是老伯的眼珠露出來看著紹瑜。

紹瑜慘叫一聲，扔下工具往外面跑。迎面就看見兩個陌生的女孩一臉狐疑往門裡望。

「剛才是你在叫嗎？」其中一個問。

「什麼……沒有啦。」紹瑜又羞又氣，自己的窘狀給人看透啦！她一言不發又轉身進實驗室裡。

「別幼稚了！快點做完就好了，又沒做什麼虧心事，怎麼怕成這樣？」

她遵守教授的指示，鑿一次撬一次，「剝」的一聲，總算撬開頭骨，剪破腦膜，就可以取出大腦。但兩分鐘過去了，她就是拿不出來。「啊！我沒切斷脊髓！」由於腦與脊髓是連續的構造，取腦前要用刀深入頸背切斷連接處，腦才能順利移出。

剛才太緊張沒有做這個步驟，現在得把大體翻過來補做。紹瑜方才一股作的氣又洩掉了。時間是九點五十分，她用盡力氣把老伯翻身，但是老伯的手卻被壓在身體下面，她咬著牙把手抽出來，眼淚已經在打轉了。

「爲什麼你們要讓我自己做這個事情？」她使勁地在老伯頸背深處劃來劃去，再把老伯翻身，又花去她好大力氣。深入頭顱，取出大腦，看著手上這個粉白色的半球，她的心情總算鬆弛下來。她把大腦放進福馬林溶液裡，在一旁的椅子坐下。

「沒有人陪我，沒有人幫我……」她並不感覺快樂。明天還是一樣，沒有人會安慰她，沒有人想分擔今晚她心裡的煎熬，大家認爲分配的工作做好是應該的，誰也不想瞭解她花了多少時間，多少心力。

這時她看見家佑與至其出現在門口，還沒想到爲什麼，她的眼淚就流下來了。「你們爲什麼要這樣？爲什麼不喜歡我？」她哭著說。「晚上很恐怖啊，我嚇得要死，我怕鬼啊！你們可以笑我，可是我真的怕啊！爲什麼大家都要和我做對，爲什麼你們不能接納我？我也想和你們去吃飯去唱歌，你們說我討厭，我一句話都不說好不好？我坐在旁邊看你們玩就是了。」

陳家佑與張至其完全愣住，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們約好離開解剖室後去吃飯，回程途中家佑想起課本還擺在解剖室裡，兩人便結伴來拿，沒想到一進門就聽見紹瑜哭泣的告白。

「呃……」張至其無法接受平時嬌橫傷人的林紹瑜也有這樣脆弱的情緒，舌頭根本發不出任何的字詞。

「我很怕啦……」紹瑜說，眼淚直流。家佑和至其一言不發走到她身邊。

「走開啦，我哭沒什麼好看的。」

「其實，」家佑說。「我沒有那麼討厭你啦，只是，只是別人都討厭你，我

就順著他們開玩笑嘛。」

「嗯，對不起啦，別哭了好不好，」至其說。「你平常都趾高氣昂的，又得理不饒人，大家就討厭你啊。」

「他的意思是，」家佑接著說，「你講話時比較不去顧慮到別人的感受，容易傷人。或許可以多替別人想一想啊。」

紹瑜的眼淚漸漸停下來了，肩膀仍微微地抽搐。兩個男生你一言我一語，拙劣地想哄哭泣的女孩，結果安慰的話語反而充滿喜感，結果紹瑜終於破涕為笑。兩個男生還以為自己已具有成熟的技巧，也是沾沾自喜。

此時實驗室門口又出現一個人影。那是怡婷。她看見三人奇妙的表情和位置，嚇了一跳。

「你怎麼也來了？」家佑打高空地問。

「嗯，我剛才在圖書館讀書，念到一半想說這樣對紹瑜實在不公平，想過來看看她做得如何，要不要幫忙。」怡婷有點不好意思。

「我已經做完啦！」紹瑜指著福馬林溶液裡的成果。

「那你們兩個是怎麼回事？」

家佑和至其又一陣胡言亂語，怡婷睜大眼睛不明所以。紹瑜看著解剖台，第一次覺得老伯看起來其實還蠻親切的。